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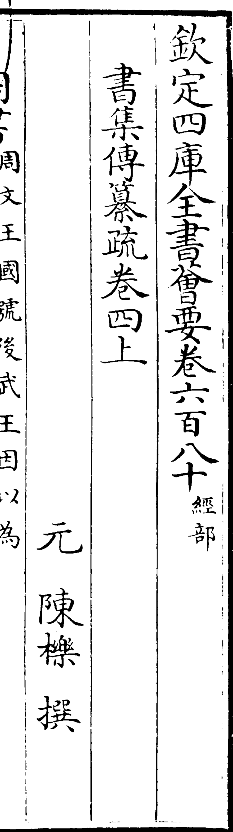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集傳纂疏卷四上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六百八十　經部

書集傳纂疏卷四上

元　陳櫟　撰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太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案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

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謂泰誓案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廹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纂疏　王氏炎曰古文太字只用大字今文遂以泰易大大太者大之至故天子子曰太子卿曰太宰將渡河作第一誓已渡而次作第二誓將行作第三誓○吳氏曰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通用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

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案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

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攷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纂疏

歐公力以文王稱王為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云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是有這一箇瑕痕○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三陽之月大抵世代更易須着如此更易一番○孔氏曰此周之孟春○唐孔氏曰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林氏曰十三年春即序一月戊午也周以建子為正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即此月也泰誓作時正朔未改此史官追録之○愚案蔡氏主不改月之説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之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

陳寵傳極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子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月為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雨雪何足以為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為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録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宗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也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宗夏時之春

而於卯辰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說尤明的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注云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注云今十二月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注云今正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改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暖之宜則惟夏時為然夫子欲行夏時蓋答顏子使得為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正之春而不知有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為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為次日子月豈不可為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為春之說腦於一偏明矣以十三年春為孟春建寅之月其失同上詳辨見武成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

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纂疏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着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陳氏經曰天地無所不生言萬物人在其中矣萬物莫不稟氣于天受形于地乾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為萬物一大父母也天地能生人而賦以至靈之性而人不能保此靈必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人始得各全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出類拔萃而為靈之靈者耳○碧梧馬氏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

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

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剥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

威大勲未集

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勲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纂疏文武本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絶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絶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因說文王事殷

先生曰文王但做得從容不廹武王便去伐商太猛耳文王伐崇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說大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祖父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于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凉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陳氏經曰泰誓只言文考至武成始追王稱文考文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放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悛

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于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纂疏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絶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為臣子者敢以兵脅君乎○孔氏曰夷居○林氏曰如原壤夷俟之夷

平居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于天而已纂疏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與你

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使無一夫不遂其性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絶無矣○陳氏經曰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責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于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

纂疏

林氏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

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介軒董氏曰行道有得于身身當作心朱子暮年榜公堂取據于德一條改有得于身為有得于心仍俾六經用此為通例○愚案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為億今觧尚書合主十萬為億之説百萬曰億未見所本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纂疏唐孔氏曰紂之惡如繩貫物其貫已滿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

厎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

衆致天之罰于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纂疏陳氏經曰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夙夜祗懼敬與不敬聖狂分焉興亡判焉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纂疏林氏曰堯授舜舜授禹天實與之則堯舜不可失其與之之時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實奪之則湯武不可失其取之之時故韓獻子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禮運亦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〇陳氏經曰君源也民流也源清則流清四海本清

紂汚濁之伯夷太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除其穢惡則源清而天下清矣

泰誓中纂疏

林氏曰漢律歴志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攷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我聞吉人為善惟

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黄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讐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吕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纂疏孔氏曰吉人渴日以行善凶人亦渴日以行惡行無法度渴日不足故曰力行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

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剥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荅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甞言者監視也其所監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纂疏林氏曰戎大也如曰殪戎殷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内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纂疏】張氏曰言夷人見無復君臣上下之等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巳于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纂疏】愚案百姓有過不過如萬方有罪耳不必訓為責以篇末攷之

此處疑有顛倒脫誤

我武惟揚侵于之彊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于湯之心為益明白于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讐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為有光也哉纂疏愚案於乃武王之夸辭如功光祖宗湯有光云耳深一步說非本文意

朂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朂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纂疏林氏曰考

之孟子其字大抵略同而意旨有不同疑彼此必有增損潤色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故今此二篇與孟子所引不同者以此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絶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

自絶結怨　纂疏林氏曰越王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則士卒亦可言君子之實也○張氏曰天道福善禍淫顯然甚明禍福之來各以類至其類亦甚彰○陳氏經曰五常仁義禮智信○愚案以顯道合五常言不如張氏說得正意韓子云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即此之謂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

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輙墮炭中妲已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悦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于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忠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纂疏唐孔氏曰公羊哀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子何註祝斷也斷絶降下之于是喪亡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絶人心

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讐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讐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為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讐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于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于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别之今文古文皆有纂疏孔氏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陳氏曰禹征苗誓只數語甘誓湯誓則一篇武王誓至四篇世愈降而文愈繁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

之時也鉞斧也以黄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㮚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纂疏孔氏曰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或曰友順之邦如友民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

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盖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纂疏 陳氏曰八國西南夷與江漢之夷化行江漢八國來助舉遠則近者可知○蘇氏曰庸上庸縣濮百濮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盖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罕开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髳微缺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昏弃厥肆祀弗荅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肆陳荅報也婦妲已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已妲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已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理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于妲已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纂疏 蘇氏曰祀所以報本故曰荅○愚謂厥遺王父母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

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纂疏王氏炎曰步足法也伐手法也○呂氏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長止齊使部伍之長各自止齊之故戰時不失紀律萬衆如一人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纂疏陳氏大猷曰兵以節

制為尚武勇為主慮其或拘故喻以四獸之勇又戒其殺降蓋慮其過于勇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于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于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纂疏

王氏曰前誓言功多厚賞此不再言獨言戮者軍事以嚴終亦咸克厥愛之意○董氏鼎曰此篇聲罪致討激將士以義也止齊戒殺降喻將士以仁也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纂疏

問武成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博士諸本推究甚詳○問武成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曰恐須是有錯簡又漢書律歷志謂

是歲有閏亦是○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秦晉隋能一天下而亡不旋踵無以定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纂疏 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越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

戠于周廟云云諸家推歷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若無閏則四月無丁未庚戌○孔氏曰一月周之正月○唐孔氏曰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翌日癸巳王發鎬京東行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一月戊午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甲子昧爽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戌朔四月己丑朔四日哉生明其日辛卯丁未祀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處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惟四月哉生魄傳云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為近死魄也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言日必先言朔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師行三十里言其大法耳○王氏日休曰翼輔也以此日為主則明日為輔翼

此日者故以明日為翼日○愚案蔡氏於泰誓上及此皆以孟春一月為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説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歴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也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也四日癸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古以驚蟄為寅月中氣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覇死覇朔也生覇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覇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馬山南曰陽桃林今華

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纂疏張氏曰朔日為死魄二日為旁死魄三日為哉生明○呂氏曰但歸放伐紂之馬牛耳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也與晉武平吳而去武備唐穆平兩河而銷兵不同○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本心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纂疏陳氏曰歸馬放

牛以下偃武之事祀周廟以下脩文之事○唐孔氏曰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舉其要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于周受命盖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纂疏

問生明生魄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于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遠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盖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

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愚案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舜典既月同謂盡此生魄以後之日殊不知此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倒耳所以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周廟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于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曽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于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懐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于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纂疏問文王不稱王之說曰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自甚時數起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為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為自虞芮質成為受命之元年○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

抑為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非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云云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歛然終守臣節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又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攷之全不是如此如伐崇侵阮這自大段施張了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陳氏曰大邦以力自強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以文王為可畏而有以畏其力小邦以德望人遇文王而獲適所願故以文王為可懷而有以懷其德文王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碧梧馬

氏曰文王未崩九年之前已有伐紂之志矣然猶有所不忍遲遲至九年文王既崩紂惡日甚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也○愚案后稷稱先王如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窋韋昭註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也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為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百千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時之崛起以聳動諸侯之聽也亦是欲因祀廟追王先世故歷述之如此又案無逸言文王享國五十年而此曰九年大統未集世遂有文王九年稱王而終之說歐陽公力辨其不然佐證甚明其生不稱王信然矣九年之說當有折衷先儒以虞芮質成之年為元年一說也如蔡氏以自為西伯專征之年為元年又一說也二說必有一得之其稱後元年則梁惠漢文景皆然矣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厎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武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

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纂疏復齋董氏曰曾孫主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甫田曰曾孫不怒左傳蒯聵戰禱亦稱曾孫○夏氏曰俾使也無不相率以為己使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纂疏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夏人曰徯我后○陳氏經曰武王為西伯紂都在東故曰東征○愚謂玄黃天地之德之說當刑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悦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刼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乗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

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盖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纂疏 孟子緣當時戰鬭殘戮恐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殺之者非周人商人也武王興兵初無意于殺人觀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武王之心可見矣○杵或作鹵楯也孟註孔氏曰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血流漂杵甚之言○蔡氏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謂雨止清明也○林氏曰雨止

畢陳過論也周師未血刃而商衆自相屠人心叛商歸周如此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陳氏曰先驅商之平民陣後紂之惡黨怨之素深因此易向反攻之○愚謂萬姓悅服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釋箕子至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大學平天下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為公而已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為公也民之悅服豈徒悅其散財發粟哉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

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于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案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纂疏

祖道曰湯武也自別如湯放桀歸來猶做工夫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昧爽丕顯旁求俊彥刻盤銘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伐紂歸來建國分土散財發粟後便只垂拱了且如西旅之獒費了太保許多氣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湯遠甚先生曰然○王氏曰厚其信使人不趨于詐顯其義使人不狥于利○馮氏曰有德者尊以高位有功者報以賞而已○愚謂所重民食喪祭證以堯曰可見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日用飲食徧為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

則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人之良心維持天下之教化也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

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
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
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
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
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案劉氏王氏程

子皆有改正次序令參考定讀如此大畧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令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草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于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勑之意畧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

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内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纂疏

洪範一篇首尾都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恊五紀以結裏箇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考之于神庶徵驗之于天五福體之于人這是維持這皇極○讀洪範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陳氏大猷曰箕子之陳洪範文王之演易皆當殷之末周之初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絶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纂疏柯國材言武王伐殷序謂十有一年書謂十有三年序不足憑洪範謂十有三祀則十三年明矣必是當年初克商便釋箕子因而問之若十一年釋了十三年方問他不應如此遲遲此說有理○孔氏曰箕子稱祀不忘本○陳氏經曰稱祀者存商之舊見箕子義當不屈也稱訪者就而見不敢屈而致見武王義當有所屈也箕子之不屈其守正不撓當如是也武王之有所屈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愚謂不臣

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歟○蔡西山元定旨洪範說其辭多祖述之餘見後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于冥冥之中黙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

纂疏

愚案爾雅騭升也升之訓優于定如躋民仁壽之意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序非人之所為乃天之所敘也斯民之生其上棟下宇羣居聚處是孰使之然哉天意之陰騭黙相葢存乎其間而常理即寓乎其間理雖高出乎無極太極之表而其實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武王于陰騭相協而繼以彝倫之所以敘攸者所也即所以然之意武王其黙識之矣姑退託于不知以問耳

箕子

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敘

乃言重其答也陻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彞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彞倫之所以敘也彞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案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纂疏

便使而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鯀禹皆治水天不開發鯀而開發禹故言畀不畀要之洛書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歸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耳○問鯀既殛禹又委質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問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今人其父打碎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惡○劉氏歆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蘇氏洵曰五行一疇耳一汩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目綱壞而目廢也○呂氏曰洪水陻而五行汩便見五行一源以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彝倫何嘗斁此只就鯀身上說自斁一身之彝倫耳○史氏曰劉歆以初一曰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豈知洛之所出者其數也禹之所敘者今之九疇也箕子所陳洪範則九疇之義疏也○陳氏曰彝倫天下自然之理也聖人推之天下則為彝倫勒之於書則為洪範○真氏曰龜所負者數耳大禹

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為九類即今九疇是也○愚謂帝即天也天者理而已水五行之首鯀乃陻之一行汩而餘皆汩是逆理而獲罪于天故天不畀以九疇謂洛不為之出書天錫禹九疇即洛出書也且天錫之惟有洛書之九數自禹則之則為洪範之九疇推道之大原出于天故謂之天錫禹云耳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

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纂疏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于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此未是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參之于身故第二一身既修可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于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

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著其驗也又繼以福極其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〇有前四者方可以建極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〇初一次二此讀音豆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〇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〇德雖應變無方而事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龜筮〇民之有福君所當嚮民之有極君所當威〇孔氏曰此以上禹所第敘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〇陳氏大猷曰五氣運行于天地間未嘗停息故曰五行〇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至思之睿

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慢言悖視聽昏窒思慮粗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張氏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在於敬而已○愚案無垢之說惜不貫五事歸皇極蓋建用皇極為九疇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之本根敬以用五事則身修而極建而天人之道備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修而極不建而天人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樞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又在敬之一字也自歲至歷數五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民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庶徵驗吾之得失於天也福極驗吾之得失於民也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寒

煥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恒而不時不極之驗也此人君所當念念省察者也皇極建則舉世蒙其澤而五福應之此君所當嚮用以為勸者極不建則舉世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此君所當威用以為懲者也嚮與威蓋君心所畏慕而兢業以制生民之命者故以福極終焉○蘇氏曰威畏也古畏威通用○張氏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徽菴程氏九疇圖說曰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皇極之所以立也又謂成就此極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皇極之所以行也又謂維持此極竊謂在天為五行言其所自然在人為五事言其所當然厚乎人而為八政言其利不言其弊占乎天而為五紀言其常不言其變序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本也皇極建則人之以三德而威福玉食出於上否則三德失其宜而威福玉食移於下

矣皇極建則明之以稽疑而龜筮臣民從之而吉否則稽疑有不審而龜筮臣民逆之而凶矣皇極建則肅乂哲謀聖而卿士師尹舉其職庶民遂其生五氣順而四時和否則狂僭豫急蒙而卿士師尹失其職庶民傷其生五氣戾而四時舛矣皇極建則斂五福以錫民為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命否則斂六極以厲民為凶短折疾憂貧惡弱矣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本之前四疇以立其體至嚴至密而無一毫之或失驗之後四疇以達其用至寬至廣而無一物之或遺信乎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矣此大禹則龜文以敘九疇箕子本禹疇以陳洪範必以皇極為天地人之宗主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于也于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纂疏

自潤下而下皆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從而又能革從從所鍛制革又可革而為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在故與曲直等皆成雙字炎上上字當上聲潤下下字當去

聲○金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盞便是從更要別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或曰百果多酸雖甘者至乾壞亦無不酸○孔氏曰種曰稼斂曰穡○唐孔氏曰六府以土穀為二五行以土穀合為一○微菴程氏曰五行者八疇之體八疇者五行之用水陽穉火陰穉木陽盛金陰盛土冲氣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也造物之初一濕一燥濕之流為水燥之燥為火濕之融為木燥之凝為金其融結為土自輕清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尅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其用循環○蘇氏曰潤下至稼穡皆其德也水潤下則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為德火炎上則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為德木不曲直不能棟宇故木以曲直為德金不變化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為德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於稼穡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曰者所以名之也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故曰于此稼穡而非所以

名之也○愚案蔡氏於稼穡獨以德言德字本蘇氏而上四者以性言則不本蘇氏遂覺德字突兀西山于此云土之性不可以一二名而其用盛于稼穡稼穡所以養民也却不用德字○陳氏經曰洪範所言則五行生數必得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成之然後陰陽各有匹配然五行之生一二三四五亦未始無其序盖有生於無著生於微自無而有自微而著五行之體水為至微自無而始入有者也火則漸著故火次水木則性實故次于火金則體固故次于木土則質廣大故次于金○夏氏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始鹹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始苦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餘放此○陳氏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為水其終皆為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

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貌言視聽

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言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纂疏

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吕見吳人傑說得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貌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恭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貴靜密○自外而言之

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次序也○五事以思為主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者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為之○問老蘇洪範論不取五行傳東坡以為五行傳不可廢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唐孔氏曰洪範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伏生之書也蓋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斷決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觀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蘇氏洵曰經之次第五行以生數至于五事求之五行則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克合矣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火性禮而事視水性智而事聽土性信而事思仁或失于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于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于拘故以智

通之智或失于詐故以信正之五常次第所以然五事從之所以亦然○蘇氏轍曰人身蓄為五臓發為五事以應五行脾之發為貎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黄帝以來醫者捨此無以治病漢儒以言為𤍠聽為水得之矣餘則不合○徽菴程氏曰人之始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為貎氣之出為言精之顯為視氣之藏為聽其主宰為思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牽合傅會莫能相通千有餘年至黄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者對峙而為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為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黄帝素問書以脾屬土而主貎肺屬金而主言肝屬木而主視腎屬水而主聽心屬火而主思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伏生五行傳以貎之蔚茂而屬木言之斷制

而屬金視之外明而屬火聽之内明而屬水思為心之官而屬土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尅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者為體屬者為用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於是判矣愚案素問言相生亦有不合木水易置乃可五行傳言相克亦與六府之序自上克下者不同乃自下克上耳○李氏杞曰曰者自然之理作者用力充致之效亦與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相類貌之必恭以至思之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聖此修身之極功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愚謂五事皆當以敬用之能以敬為主則物循其則而貌言視聽思皆能盡性以踐形恭從明聰睿充而極于肅乂哲謀聖不以敬為主則物失其則性不盡而無以踐形矣盡性踐形之學貴乎内外夾持五事固以思為重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為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思在内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于内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于天各從

其[illegible]一敬貫通內外夾持修身之功庶其無滲漏乎又案五事以思為終四勿不言思真氏曰勿云者正指思而言乃人心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或曰動兼貌與思而言貌是動于外思是動于內引程子動箴誠之于思守之于為以證之愚以為五事自五事四勿自四勿不必牽合強說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纂疏 陳氏經曰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陳氏大猷曰八政以緩急為序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養生莫急于食而貨次之養生矣當事死報本故次祀然皆貴

安居故次司空不可逸居無教故次司徒教不從而刑之刑以弼教故次司寇内治舉而後外治興故次賓師賓諸侯而或不庭則不得已征之故師終焉○吕氏曰衣食足則教以祀所以報本反始教已行乎其中矣司寇以上皆内治賓師為外治○微菴程氏曰食貨與土亦出於五行皇極之政必先有司三卿率庶官以理其政者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

纂疏孔氏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日星辰也　月日紀一日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歷數節氣之度以為歷敬授民時○唐孔氏曰五者為天時之經紀也○陳氏曰五紀即堯典羲和所掌者○微菴程氏曰五紀四經而一緯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歲日月星辰經也歷數者推步

歲日月星辰之數以為歷者也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緯也與庶徵相通而不同彼以證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于授時○愚案蔡傳謂日者正躔度也當云日者正甲乙也星辰方是正躔度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于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于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于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

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
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纂疏

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予獨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于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于此而并失于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予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向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

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于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于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曰皇建其有極者言人君以其身立至極之標準于天下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是君極是人君建一箇表儀于

上則五福備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相與保其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一做道理區處着始得于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徧底意思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覆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理○皇指人君極指君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但縁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故雖不協極者君亦受之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皇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聽聰便能建極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為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驗之之大皆為休徵推之于人皆享五福不能建極則在天為咎徵在人為六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

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所任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為一轂斂福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于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為福也孟子謂君仁莫不仁亦此意人君先正其身故又有五事之說若以皇極為大中則與五事不相干漢儒如谷永書建大中正五事猶相通說○極盡也先生指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謂之四極四邊視中央中央是極也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此盡了去不得故謂之極宸極亦然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說到後面以為天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嘆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林氏曰皇極

居中可以包括上下○馮氏當可曰皇極居中上總下貫與八疇為九○徽菴程氏曰皇極者九疇之樞紐五行之統會○愚謂五行之統會者五居中固合五行之數而極者仁義禮智信之至五性亦合五行之理五行散見諸疇中皇極一疇以五行之理統會之也皇建其有極者君尊為天子德為聖人能建實有之極以為天下標凖也有極當借無極對觀自至理之妙而無形可見者言之曰無極自至理之實有言之曰有極斂時五福五福即第九疇之五福九疇雖至五福而終五福實自皇極而出第九疇之五福豈捨皇極疇中所斂之五福而他有所謂福哉錫汝保極蔡西山曰民享君之福所以歸于君之極而與君保此極也九峰蓋用父説而略師説辨中不免析錫汝與保極為二義然語録一條又與蔡説合云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

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纂疏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為其至極之標準也辨○愚案書之知人安民詩之宜民宜人皆以人為有位者民為下民此亦當然證之三德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可見辨單言民大約言之耳民人所以然惟以君建極故也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與大略相似不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不陷于惡也未合于善不陷于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

則流于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于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禄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禄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禄之福則于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為不通矣

纂疏

凡厥庶民至受之者言君既立極于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緩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材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底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而康而色至之極者言夫人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于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至也

辨

○孔氏曰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又曰我所好者德汝即與之爵禄有為之士使進其所行 ○王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色之謂

也○愚案而康而色辨傳皆作民言于兩而字未協而汝也盡依孔注皆指武王言汝康和汝色俯就誘掖之則人感發無隱于君曰我所好在德則君迎其善意而錫之福蓋攸好德為五福之一實福之本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纂疏孔氏曰煢單無兄弟獨無子○愚謂煢獨如云孤寒指民言高明如云高明之家指人言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

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纂疏　無虐至其昌者言君之于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凡厥正人至用咎者言君之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于善不能使之有賴于其家則此人必將陷于不義至于無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于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引接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于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辨〇嘗疑正人正字只

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富方可與為善與無常產而有常心者異案此條與辨異○愚案凡厥正人有四說引康誥惟厥正人以為官之長者為妥于人民之分及上下文理皆協汝則錫之福汝雖錫之福二福字只當與斂時五福一樣說蔡氏蓋用孔注爵禄之說也作汝用咎辨外添一報字蔡傳較優無好德則福之本已撥君雖錫之彼無以受之矣此疇首言建極錫福皆為民言至此則錫之福雖錫之福皆為有位之人言然于此三四節首以庶民與人對言繼而念之受之為民言也則錫雖錫為人言也雖若雜舉而實有條理大意欲君于建極之餘于民則隨才以成之于有位之人則隨才而禄之不特斂福以錫庶民且錫福于有位之人也使蓋其行孔注行如字徐去聲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于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于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義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于天下也宜哉

纂疏　言天下之人不敢狥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

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于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于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辨○會歸字無甚異義只是重疊言之與既言無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反別說也○呂氏曰此章只是反覆吟詠皇極會如會聚歸如歸宿有會然後有歸○陳氏大猷曰此承上文言君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申前凡厥庶民惟皇作極與斯其惟皇之極之意○愚謂六王字即指皇極之君義路道即指皇極互辭協韻耳遵猶有不敢違之意至王道蕩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于遵矣會合于君所建之有極結遵義六句歸宿于君所建之有極結蕩蕩六句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實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

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盖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纂疏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辨○夏氏曰二曰字皆箕子更端之言○蘇氏曰天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粗有象數而已禹與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言也帝以象數告而我敷廣其言為彝訓爾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也○西山蔡氏曰敷衍也皇極之敷言即上文無偏無陂以下之言也反覆推演故謂之敷言是天下之常經而古今之大訓皆天理之自然盖天所錫禹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愚案蔡氏此條不宗師說而略用父說上文皆箕子敷衍之言下一節承上一節說豈箕子以其敷衍之言欲民即是訓是行乎竊謂自此一節以上皆自教也凡民于皇極未易悟此一節箕子欲武王不以身教廢言教也

凡厥庶民極

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纂疏言天下之人于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天下王言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民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居天下之極尊矣

辨○呂氏曰此彝此訓非我所自作乃帝之訓也庶民不可視為空言必當踐行此訓可也不言近皇極而言近天子之光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即皇極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

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禀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者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于皇極者蓋如此

纂疏人資質沉潛者當以剛治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王氏曰皇極立本三德趨時○陳氏經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林氏曰正直即王道正直是也不剛不柔為正直中德也剛克謂

剛勝柔柔克謂柔勝剛一于剛則失之亢從而沉潛之蓋抑其過而歸于中一于柔則失之懦從而高明之蓋引其不及而歸于中○愚案下二句諸家多同林說於二克字欠通蔡云習俗之偏以強變言氣禀之過以沉潛高明言○徽菴程氏曰三德一經而四權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四權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又曰此疇柔克水木也正直土也剛克火金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纂疏唐氏聖任曰以德行權則威福不下移○林氏曰三者人主之利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名分謹嚴故能操縱以用三德權勢下移紀綱紊亂何以操縱三德而為皇極之用哉○吳氏曰玉食非帝王所急足以見主威之不移也○陳氏經曰三德之

用莫易于正直莫難于剛柔君道主剛剛之失其過小柔之失其過大故又言威福玉食之柄在君唯恐失之柔而柄下移如漢元成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纂疏　愚謂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僭而僭踰無一安其分者夫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趣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于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于下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

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纂疏西山蔡氏曰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細事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纂疏筮短龜長者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扐揲之煩龜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洪範卜五即龜用二即蓍雨霽蒙驛克即是五行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纂疏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為貞外三畫為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為貞之

卦為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為貞變卦七為悔曰是如此○問内卦為貞外卦為悔曰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内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放此○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内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西山蔡氏曰内卦曰貞貞者事之幹也外卦曰悔悔者生乎動也六爻不動以内卦為貞外卦為悔見左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有動爻者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見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纂疏 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鄭玄曰忒變也○王氏曰推衍以極其變也○陳氏大猷曰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

頌千有二百體色墨折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終窮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纂疏

唐孔氏曰三人從二善鈞從衆也卜筮各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杜注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西山曰知舊說非是者禹叙洛書時未有原兆周易也○徽菴曰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國有大事參諸人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之一從一逆可以驗其得失矣然稽疑以卜筮為重而龜為尤重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静吉用作凶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周吉也一人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内不可作外内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静不可作静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賛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纂疏陳氏大猷曰謀及卜筮處末者占法先蔽志後命于龜也心者人之神明其虚靈知覺無異鬼神蓍龜雖靈不踰于人故必以人謀為主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能盡無適莫之私故又以龜筮為重○張氏曰决疑主于蓍龜故進于卿士庶民之上龜筮從而臣民逆亦吉者以我心與鬼神合也我與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卿士與龜筮同也我與卿士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王氏曰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高氏曰有心未若無心之為公有情未若無情之為信故盤庚遷都成王東征皆以卜筮為主又曰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歷數在汝夏祀四百成王宅洛周召營相四方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也故卜世卜年卒過其歷○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從卿士庶民或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

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不欲遷何妨于吉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王旣不知周公民又不靖惟在朝大臣及卜筮從故亦吉也○林氏曰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乂至于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之卜筮苟人事不盡而惟卜筮是拘雖吉何補故稽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語也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序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

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孤突金寒之言顔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案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于五行庶徵則本于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纂疏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元度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以下所以申言雨暘寒燠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為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等並列為六遂以此時字為贅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如仁義禮智是為四端加一信字則為五常非仁義禮智外別有所謂信也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如何先生曰林氏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舊說謂五者以時至但下文休徵為時咎徵為恒下應

獨舉休徵且方目庶徵何得遽言時邪○問吳斗南說如何曰舊謂雨屬水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雨只屬水自分曉怎生屬得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引金寒之證甚佳又曰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林氏曰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四者之間○陳氏大猷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扇則成風雨暘風則遊氣之聚散飛揚者為之燠寒則二氣之循環往來者為之備謂皆有而不缺敘謂應期而不亂○陳氏曰燠熱凉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以生育者也止言燠寒者燠者熱之始寒者凉之極也○徽菴曰庶徵之目六有氣與候之分雨暘燠寒風五行之氣也時五行之候也五者來備以下言庶徵之氣時謂歲月日時之時王省惟歲以下言庶徵之候氣以驗皇極之得失候則併驗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也一得一失有則俱有氣候之以類應者亦如之不必如

漢儒五行志之支離也○愚案曰時有二說孔氏謂雨暘燠寒風五者各以其時但該後一半不著徵菴本林氏說以氣候分之其論遂濶大該貫然孔說亦當存之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其證當以莊子風生于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為風證之風之為土氣豈不章章甚明也哉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陳氏大猷曰五者來備至蕃廡即下文之曰

纂疏休徵也極備極無之凶即下文之咎徵也

準是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狂妄僭差豫怠急廹蒙昧也在天為五行

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纂疏

今人讀書麄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又時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符舜功云謀自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于寒于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休洪範庶徵

固不是必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于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荊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只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了做譬喻說了這也不得人主自當戒謹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為荊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人主行事與天地相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應然感應之理交相貫通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于暘乂自致暘無與于雨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問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為此猶易中取象但可以髣髴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庶徵雖五大抵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乂哲

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于肅急失于謀故恒雨恒寒應之僭則不乂豫則不哲蒙則不聖故恒暘恒燠恒風應之如何曰大槪如此○林氏曰肅乂哲謀聖者休之本五者之時休徵也狂僭豫急蒙者咎之本五者之恒咎之徵也氣一失其和必自省曰是吾之咎歟故思去其咎而反其休五者之咎聖人雖無之不可以不自省也○陳氏大猷曰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理者聖賢之所守氣非聖賢之所泥堯湯雖不能無此變而卒能銷其變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回造化也○李氏杞曰休咎之分皆起于人君一念之微○愚謂庶徵疇之肅乂哲謀聖即五事疇之肅乂哲謀聖也五者得其時為休徵可驗君之肅乂哲謀聖矣五者恒而不時為咎徵可驗君之不肅而狂矣餘皆然本之天為五行修之君為五事始也順五行以敬五事在君為

五事在天為庶徵今因敬五事而驗之五行也○西山蔡氏曰君即五事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陻洪水水失其性耳而五行為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為之說驗之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將以防君之失適以啓君之惑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纂疏 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當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林氏曰自五者來備以下申言曰雨至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以下申言曰時之義或以曰王省惟歲以後為五紀疇之傳錯簡在此非也九疇雖別為九實更相經緯故庶徵有五事而皇極有五福○愚謂引周禮

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以證此章亦一說但王卿尹省休咎于歲月日之時者所包甚大安止此哉曰字更端而言庶徵之候王之得失其徵以歲故王所省察惟一歲之時之休咎卿士得失其徵以月故卿士所省察惟一月之時之休咎師尹放此卿士不言省蒙上文也歲統月月統日猶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尊者所理大而要卑者所理小而詳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實行乎歲月日之中五者時若則歲月日之時無易而休徵見矣五者恒若則月日歲之時既易而咎徵見矣氣行乎候之中非氣自氣候自候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

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于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并黄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

予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

纂疏庶民衆多衆星之象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庶民惟星本當師尹惟日之下但其取徵不同故又發此義而續見○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令曰好曰從乃假設以喻人猶陰陽和而風雨應也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問庶民惟星并下文好風好雨意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箕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叉網漉魚底叉子

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入箕則風者蓋箕是東南方屬巽巽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唐孔氏曰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經箕多風傳記無其事鄭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西山蔡氏曰王卿尹其得失驗之歲月日若庶民之得失則在君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此以庶民省之于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已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旱行陰道多雨水日象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日之所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為旱移而西入于畢則多雨為水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民之安否省之于星星之風雨本之于日月月之九道本之于日故庶民

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至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既從于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于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于星于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愚案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揺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揺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于星以驗其安否之説信矣○沈氏括曰歷法天有黄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强名非實有也亦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朞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黄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黄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黄道之北謂之黑道黄道之東謂之青道黄道之西謂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黒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不知其義遂以為實有九道甚

可嗾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纂疏 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林氏曰唐李泌云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于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敘則民歸于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界實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徵失其敘則民陷于六極矣欲民不陷于極亦造命者感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治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壽則生之長者故五福壽為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于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形康心寧安之

至也壽富康寧而不好德則老而不死為富不仁作偽心勞何足貴哉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為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為福之至使年雖壽而死非正命雖壽何補故考終命終焉此五福即皇極疇之五福五福以攸好德為根本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五福之根已于第五疇而基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好德則必得其壽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考終命則未有不由德而能戰兢以全歸者諸福固必本于好德而好德又豈非本于建皇極哉右東齋說以愚說補足之○徽菴曰君建其有極民是訓是行皆為嚮用五福否則為威用六極壽富康寧考終命者全五行之氣攸好德者全五行之理反之則為六極○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者貴賤有常分使皆慕貴而不欲賤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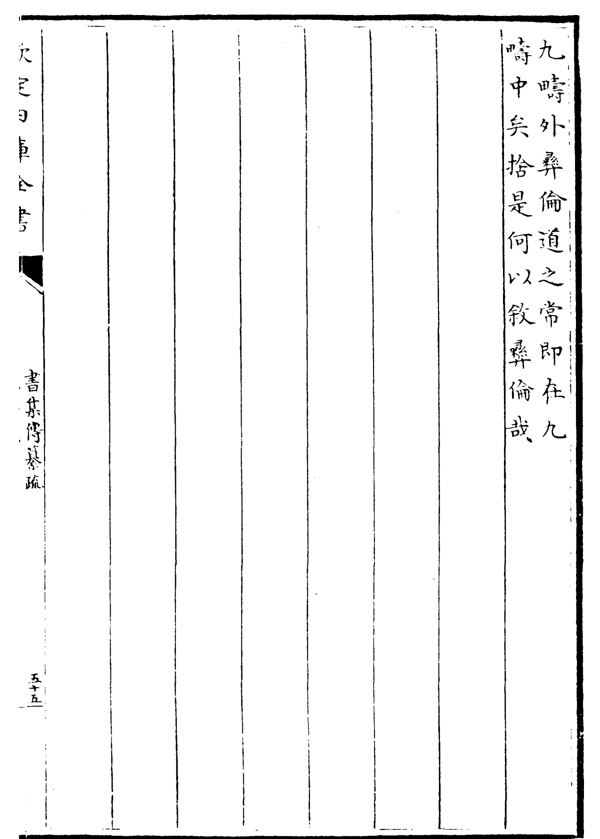
淩犯篡竊何有終極○顏氏臨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未必為福賤未必為極故桀紂貴為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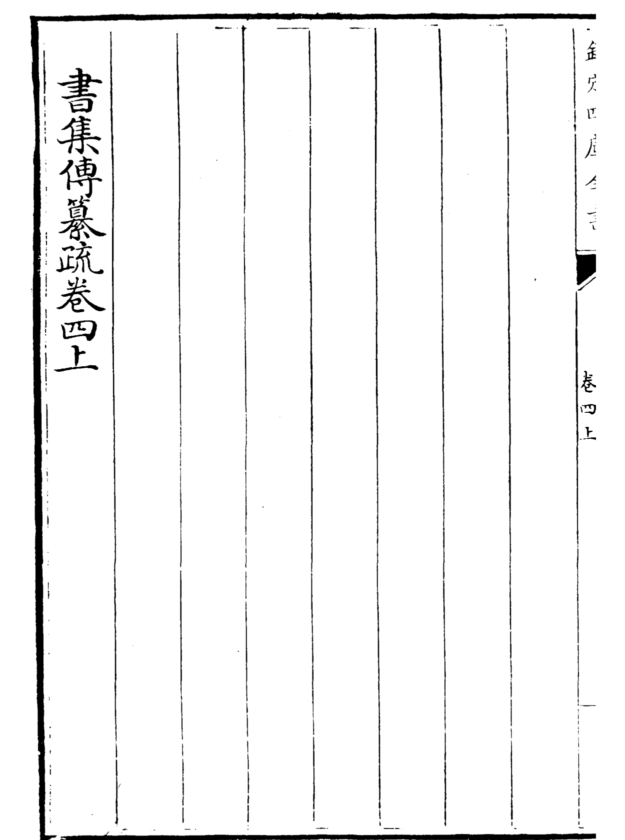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横夭也禍莫大于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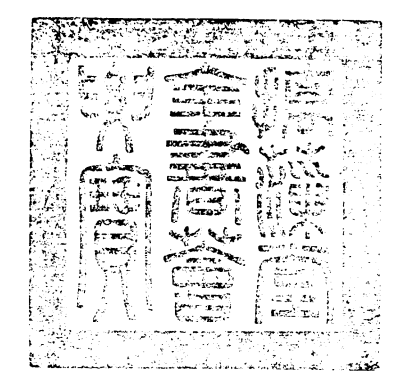
纂疏五福六極也配得但是略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即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厥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這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陳氏大猷曰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始凶者考終命之反短折者壽之反貧者富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陷于不善者惡也雖欲為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

王氏炎曰比干死刑仇牧死亂狼瞫死戰亦凶乎解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而合義雖不斃牖下非凶也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弱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呂氏曰弱人之大惡不自強于善牽引入于惡而不能自拔皆弱故也故特以終六極○董氏鼎曰自初一曰至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敘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所以為造化陰陽五行而已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默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參合于其上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而幹八疇之樞者也伏羲本河圖以畫八卦八卦一陰陽神禹本洛書以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



九疇外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捨是何以敘彝倫哉


書集傳纂疏卷四上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星乙